

征稿：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## 春的味蕾

王昱琨

夜尚未全然隱退，列車已風馳電掣，穿越晨昏。窗外景致輕輕掠過，引領我向南而行，直至命定之地。春雨晶瑩，瞬息間，山水已是一片溫潤。而那些更為細小者，如煙如霧，依依不捨天際，編織成山間輕紗，朦朧而神秘。清明之後，椿樹嫩芽緩緩舒展，葉如鮮肉，殷紅欲滴。記憶中的春日清晨浮現心頭，我竟癡想，願列車再快些，好讓我早點沉浸在那份美好之中。

身體沉重，如同遠行的行囊，帶著千鈞重負。兒時，我是個貪睡的孩子，起床成了每日的第一道難關。母親為使我能按時上學，使盡渾身解數，其中，以美食喚醒我，便是她最愛的小把戲。當早餐的香氣如游絲般潛入夢境，我的味覺便率先甦醒。彷彿解凍的溪流，很快我的身體也開始湧動出春日的喧嘩。

起床的動力，來自對生活的期待。驕陽初開，春光如織，雙目微啟的一瞬，空氣中彷彿有能被指頭撥弄的金絲絃。不遠的廚房，鍋鏟和熱鍋的較量，正傳來馨香的旋律。椿芽鮮透了紅葉，其上的露水彷彿仍映照著田園風光。切丁的香椿，嫩滑的蛋液，經均勻攪拌後，在碗中蕩起黃金與紫紅的漣漪。

兩者彷彿有相吸的磁性，自然中和間，散發出獨特的風味。「這是什麼？」回過神來，我已穿戴完畢，立于鍋邊，

儼然一副觀眾的樣子。母親對我的問題似乎早有預料，「這個啊，就是春天的味道。」說罷，她將紫金蛋液注入油鍋。彷彿剛烤好的麵包，椿芽炒蛋，在綿軟中仍帶有幾分鬆脆。雞蛋的微腥，化作醇厚的基底，菇類物質特有的馨香，自椿芽粒中爆發。

油而不膩，清香久存，味覺上的立體高樓建成，化作暫留於唇齒間的春風幾縷。我曾設想，椿芽有靈。當催生萬物生長的春意如潮般湧來，它便舒展嫩紅的手掌，以此抓住更多的生機。春風曾在它的指尖駐足，它是浸潤在春潮中的精靈，有獨特而清新的體香，沒有喜悲，只是將春天的味道傳遞，分享。

我是否已經過了接受春味的年紀？曾以為遙遙無期的學生時代，彷彿在離家的一瞬便影映為老式膠卷。宛如裝有發條的機械遵循著固定規律，工作生活中，即使三餐，亦是四季一味。褪色的椿芽之影，模糊了高興和失落的界限，它似乎在提醒，我已不是當年需要母親炒菜來吸引起床的懶孩子。

列車切開兩幕，某一瞬，車窗上兩滴凝結，似乎映出了童年時廚房的倒影。因休息不佳，回家後，困意比棉被更快將我包裹，我近乎倒頭就睡。半夢半醒間，不遠的廚房，鍋鏟和熱鍋的較量，正傳來馨香的旋律。「這是什麼？」回過神來，我已穿戴完畢，立于鍋邊，儼然一副觀眾的樣子。二十年的時光，彷彿只是一瞬，春的味道，依舊如初，溫暖我心。

## 谷雨時節雜記

徐洋

大抵南方的春，總是濕淋淋的。到了谷雨，那雨更是纏綿綿綿，似有千絲萬縷的愁緒，又像是將這世間的一切都洗淨，還大地一片清明。

清晨推開窗扉，那雨絲便迫不及待地撲來，帶著泥土的腥氣，和新葉特有的青澀味兒。遠處的山巒，像是蒙著一層薄紗，影影綽綽的，宛如一幅淡墨的山水畫；近處的田野，麥苗上掛著水珠，在微光裡閃爍，恰似珍珠散落綠毯。

在這谷雨時節，村裡的老老少少，都像像是被這兩喚醒了似的，紛紛忙碌起來。男人們扛著犁耙，走向田間，吆喝著耕牛，翻開那濕潤的泥土，一壟一壟，像是在大地上書寫著希望的篇章。女人們則圍坐在屋簷下，搓著麻繩，嘮著家常，時不時望向田野，眼神裡滿是關切。孩子們呢，在雨中嬉笑奔跑，濺起一片片水花，清脆的笑聲，打破了鄉村的寧靜。

我記起兒時的谷雨，也是這般景象。祖母總會在這天，煮上一鍋谷雨茶。那茶葉是清晨從茶園裡採來的，帶著露水，嫩綠嫩綠的。祖母將茶葉放入滾燙的水中，瞬間，茶香四溢，瀰漫在整個屋子。我捧著那碗茶，看著茶葉在水中舒展，宛如一個個綠色的精靈在舞蹈。喝上一口，苦澀中帶著甘甜，那味道，至今難忘。

然而，如今的谷雨，似乎少了些什麼。走在鄉間的小路上，往昔熱鬧的場景已不復存在。年輕人都去了城裡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守著這空蕩蕩的村莊。田野裡，許多土地都荒蕪了，雜草叢生。那曾經熟悉的吆喝聲、歡笑聲，也漸漸遠去，只留下這連綿的雨聲，在耳邊訴說著寂寞。

我不禁想起，谷雨本是播種的時節，是新生命的開始。可如今，這生命的活力，卻在漸漸消逝。

就像這鄉村，在時代的浪潮中，慢慢失去了往日的生機。是人們遺忘了這片土地，還是土地不再能承載人們的夢想？

或許，我們該停下匆忙的腳步，重新審視這片養育我們的土地。谷雨的雨，依然在下，它是大自然的饋贈，也是對我們的警示。我們不能讓這美好的傳統，在歲月的長河中消失。我們要在這谷雨時節，重新播種希望，讓鄉村煥發出新的生機。

望著窗外的雨，我陷入了沉思。這谷雨的雨，還會下多久？這鄉村的未來，又在何方？我無從知曉。但我堅信，只要我們心中還有希望，這片土地，就一定能迎來新的春天。

## 春日讀書最怡情

王妙玲

週末，休息，拿起了一本《最美的散文》看了起來。閱讀總會讓我心情愉悅，神清氣爽。我喜歡在書海裡遨遊，享受閱讀帶給我的樂趣。我更喜歡在春天裡讀書，因為春日讀書最怡情。

當和煦的春風吹過，細潤如酥的春雨悄無聲息地落下，天氣就開始變得溫暖了。寒冷的冬天過去，春日使者如約來到人間。它沒有夏日的炎熱，沒有秋日的蕭條，也沒有冬日的凜冽，這個時候是最適宜讀書的。無論你讀多久，都

不會因為天氣炎熱，而心生煩燥。也不會因為酷冷，而直打寒顫。「春天正是讀書天，夏日炎炎不能眠。秋高氣爽不能閒，嚴冬臘月勝過年。」春天不冷不熱，最適合讀書了。

春暖花開，在這樣美好的日子裡，找一處安靜之所，啜飲一杯香茗，捧讀一本好書，是一種幸福的享受。「讀書靜坐各得半日，清風明月不用一錢。」這是一件多麼愜意的事情啊！「勝日尋芳泗水濱，無邊光景一時新。等閒識得東風面，萬紫千紅總是春。」透過詩句，讀詩的人即便沒有去過泗水之濱，也能體會到春天風和日麗，到處一派生機勃勃，萬物更新的美好景象。在百花爭艷的日子裡，如果能和好友一起踏青郊遊，不也是人生中一件最愉快的事嗎？

何廣才在《春風》裡寫道：「大河帆動催新棹，高樹枝搖唱早鶯。北國江南同駘蕩，堯鄉遍地聽春聲。」春日讀書少不了清風的相送。「不知細葉誰裁出，二月春風似剪刀。」纖細的枝條輕輕地扭動著婀娜多姿的身軀，如清純可愛的小姑娘跳動著優美的舞蹈。

在這個草長鶯飛的三月裡，開得最燦爛的當屬桃花了。絨絨的花瓣，橙色的花心，像錦緞一樣在田野中舒展。一陣微風輕輕拂過，淡雅的清香，撲鼻而來，使人心曠神怡。在這樣美的情景下捧讀一本好書，徜徉在書的海洋裡。使我的心情變得平靜，把生活中煩惱之事都拋諸腦後，品讀一本好書，如同品啣一杯茶茗，唇齒留香。若到傍晚時分，調皮的青蛙拉起了婉轉動聽的小提琴，更為在春日裡讀書增添了雅意。

旭陽初升，幾隻可愛的鳥兒在枝頭上唱起了歡快的歌曲，像少年人讀書的聲音，那麼的清脆悅耳！看，一位俊美的少年正在院子裡如癡如醉地看書。這讓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張小英的《春天圓舞曲》：「春天最好讀書天，把戀愛擱一邊，把書本放眼前。大家努力莫偷懶，一年能有幾春天。今天不要推明天，今年不要推明年……」

春天已經邁著輕快的步伐向我們走來了，就讓我們信手捧起一本書吧，如此明媚的春天，不讀上幾本書，豈不辜負了這大好的春光。春天正是讀書天，在春天讀書是最怡情的。

## 文藝副刊



## 海韻

# 會飛的神廟

## ——飛陽廟信仰

洪少霖

### 飛陽廟

南安市豐州鎮與霞美鎮之間，金溪水域廟下段水面，其寬度原先約有現今一半，曾經兩岸百姓可以將石子擲到對岸。數百年時間以來，經洪水冲刷，江岸崩塌，水面不斷拓寬。廟下村，位於飛陽山、莊厝山周邊，原名廟邊、廟霞。其靠近江邊處，原有「飛陽廟」，始建於唐代。傳說，該廟原有13落，是一處大型道教宮觀，因水域逐年拓寬，廟宇建築不斷頹塌，最終完全消失。

飛陽廟，主祀飛陽王。飛陽王，疑為張巡（708—757），《新唐書》敘：其河南人，唐朝中期名臣。唐宣宗大中二年（848），其繪像受祀凌煙閣。清代時，從祀歷代帝王廟。

唐光啟元年（885），王審邽為泉州刺史，其為表封飛陽王，從而奏請加封飛陽王「昭德」二字。宋天禧三年（1019），飛陽王之從神遊輔、李弼、林恭三位並祀於飛陽廟。是年，許多肥沃田地曾為其廟產。飛陽廟舊屬延福寺前身「建造寺」管轄，傳說其原本位於金溪之南，忽一日飛至金溪之北廟下村溪畔。北為陽地，從而得名「飛陽廟」。

據南安文史愛好者蘇上將介紹：飛陽王為「雞角（公雞）神」。

民國《南安縣志》記載：金雞山在縣西三里屬一都，飛陽舊地也。相傳，有金雞飛止其上故名飛陽廟，古在諸南唐末天雨晦冥

飛過溪北，遂以為號王審知刺泉以其靈應狀聞於朝累封飛陽王，最後封昭德王，宋天禧三年封顯應王，從祀之神三，一姓游名輔，一姓李名弼，一姓林名恭。淳祐中皆封為侯，蔡君謨守泉X詣廟禱雨，歲以大稔，題詩廟中，愛民之心溢於言表，王龜齡到此亦題其後雲。

《豐州志》第214頁載：飛陽廟，原在金雞渡溪北廟下村，懸額「飛陽古地」，宋郡守蔡襄、王十朋以及真德秀曾詣廟禱雨。久廢。現易址重建於飛陽山中峰之巔。

今址位於原址後方約百米山上，正門石匾額有「飛陽古地」四字，廟內有「飛陽廟武安尊王二十八宿籤詩」、「大王公」神轎、「忠教侯公」匾，及壬申年（1992）重建捐資碑記。新廟面對金溪，下方現有加油站一座。其地勢較高，四周開闊，山水相間，風光秀麗。

現，該廟屬「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南安豐州—官水石示範區域」，廟內牌匾文字載：飛陽廟主祀飛陽昭德顯應王。原廟位於金溪南金雞山麓，《八閩通志》記載：舊在江南，晉太康年間移至江北。民間傳說則為：由金雞神馱廟越溪至飛陽山，為泉州最早禱風禱雨聖地。

北宋時期，莆田仙遊人、宋代四大書法家之一、文學家、政治家、茶學家蔡襄（1012~1067）在泉州擔任太守之時，曾三次親自到飛陽廟與昭惠廟祈雨。祈後十分靈

驗，當年百姓農業即得大豐收。

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泉州旱災。蔡襄在飛陽廟作《詣飛陽廟祈雨題》詩：年年乞雨問山神，羞見耕耘隴上人。太守自知才德薄，彼蒼何故罪斯民？

該詩曾被刻於飛陽廟中，蔡襄此詩表達自己的謙謹，表達了內心對治下百姓的深厚關心與情意，飽含著濃烈的民生情懷。

而後，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詩人、狀元王十朋（1112年—1171），在其詩後題寫道：賢侯去久跡猶遺，乞雨詩奇字更奇。世俗妄論公政猛，愛民心有彼蒼知！

此詩表達曾同為太守的王十朋對蔡襄政見及詩詞、書法的肯定，有著「惺惺惜惺惺」之意。

在四十年前，上世紀八十年代及前後，飛陽廟的建築大石料位於金溪畔，清晰可見，後完全沉入溪內。

近年，廟下村當地百姓在村內高鐵橋下建有「飛陽古廟」一座，祀當地擋境神「武安尊王」，廟裡同有「飛陽廟武安尊王二十八宿籤詩」。

飛陽廟，為化侯公祖廟，其分爐多座，其中有：南邑富春宮、美林龍仙宮、康美化侯宮等。

### 化侯公

民間傳說，化侯公在99仙（位）王公中職位最高。古南安最著名的寺廟有三座半，它們分別是：豐州延福寺、霞美溪南廟、金淘金廟，以及半座廟下飛陽廟。傳說，原有100位王公同時出發，前往天庭上任。其中一尊較為散漫，在封神時遲到，於是其廟只能當成半座，那便是飛陽廟。

南邑富春宮，位於豐州古城富春鋪，現東門村。《豐州志》第214頁記載：化侯祠，位於富春鋪，其匾額為「龍雲古地」，祀奉「化侯公」。富春鋪，位於豐州

城內東門一帶，化侯祠始建於宋代，原位於東門內城口雲霄處，祀北宋討伐大夏英雄林恭，林恭以忠孝聞名於世。

傳說一：林恭平大夏後，回家鄉照顧父母。盡忠盡孝後，便到飛陽山上修真，後羽化。其遺體被百姓塑成像，供奉於飛陽廟。而富春鋪百姓則建祠祀奉。因其靈應，後被追封為「英烈侯」，尊稱為「孝侯公」。

傳說二：林恭為南安人，其武藝高強。北宋年間，遼兵南侵，林恭多次與遼軍作戰，最終殺退遼軍。後鎮守邊關，威震一方。而後，又一次征戰時，其不幸殉國。皇帝感其功勞，對之追封為侯。

原化侯祠靠近豐州古城牆，數次曾遭兵毀，遂遷址至古龍雲坊。1966年，文革時再次被毀，後百姓以舊料修復。2005年冬進行重修，2006年新宮落成。同年，「化侯祠」更名為「南邑富春宮」，又名「英烈侯祠」。現，其宮內有對聯：飛陽山羽化留聖跡，雲霄地祠沐神麻。宮內輔祀有大將軍、二將軍等神靈。

### 梅魁化侯宮

南安康美梅魁村，位於楊梅山西麓，古時屬南邑二十都。舊時，當地流行一句俗語「柴山水源好，吃飽半梯倒（悠閒）」，以此表明當地山水之好，自然環境頗佳，百姓生活較為富裕。

古時，楊梅山下有江流，江流上有船隻通往九日山下梁安港，會經廟下村飛陽山，繼而入海。許多民間信仰，便由此在山與海之間，在海上絲綢之路進行傳播。《南安縣志》清康熙版記載：「楊梅山，有虎廳巖，巖中有石如虎。」、「飛陽廟，唐末，天雨晦冥，飛過溪北。飛陽王，從祀神有：林恭，淳祐中皆封為侯。」「興聖院，在二十都，宋僧志廉建；母嶺接待庵，在二十都，僧靈應建。」「《南安寺觀》記載：「接待庵，位於康美鎮，元大德年間（1297—1307）僧靈應建。」

書中，記載了楊梅山中有石如虎，也記載了神明林恭。筆者在梅魁村，通過觀察與耳聞，發現它們的故事一直在延伸。梅魁村中，有山形如似一頭匍匐、遠望前方的老虎，其有虎頭（輪廓、眼鼻）、虎口、虎身（較為平坦之地）、虎尾等。當地又名「宮仔壩」。舊時，有化侯宮位於虎頭處，現當地遺留有清代或清代之前的殘牆、瓦礫及諸多舊物等。當地百姓廣泛稱此風水穴為「虎仔跳牆」。其位於半山腰，坐東南看西北，遺址處風光無限，可遠眺山巒起伏，視野開闊。當地另有「虎仔生仔」等地名。

想必，梅魁化侯宮便是豐州化侯宮的分爐，筆者認為那是當地百姓崇尚林恭生前品德，或為林恭成神後屢屢顯靈，從而得到梅魁百姓的擁護，從而得以建宮進行供奉。

